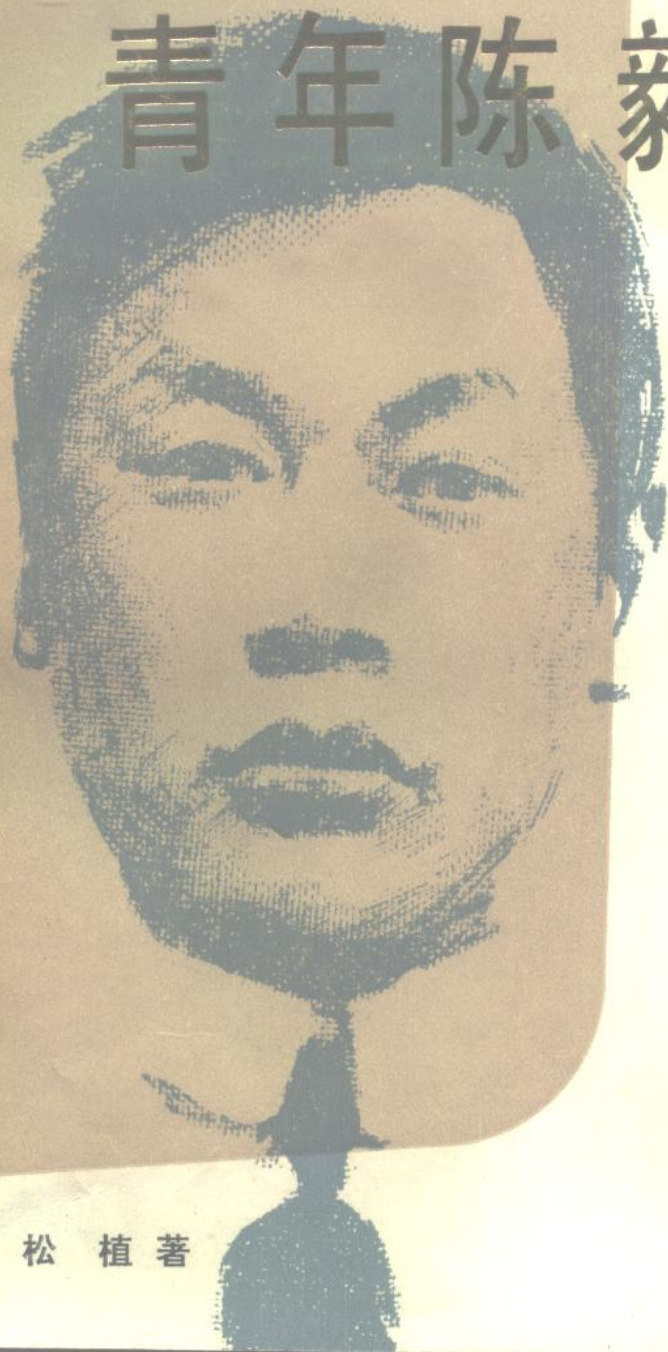


陈毅文学传记之一

# 青年陈毅



罗英才 松 植 著

陈毅文学传记之一

# 青年陈毅

罗英才 松 植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90954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090954

~~1085044~~

陈毅文学传记之一

青 年 陈 毅

罗英才 松 植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七二一四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6  $\frac{1}{2}$ ·插页6·字数143,000

1986年6月第一版·1986年6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8,800

书号10137·149 定价1.25元

陈毅文学传记写作组：

石 言（主笔） 吴克斌（副主笔）

胡居成 甘耀稷 罗英才

胡松植 铁竹伟 何晓鲁

## 目 次

|     |                   |        |
|-----|-------------------|--------|
| 第一章 | 小“陈贡爷”剪了辫子.....   | ( 4 )  |
| 第二章 | 陈Forward.....     | ( 27 ) |
| 第三章 | 风涛万里向巴黎.....      | ( 49 ) |
| 第四章 | 初来“天国” .....      | ( 66 ) |
| 第五章 | “二·二八”斗争.....     | ( 98 ) |
| 第六章 | 西方文明的最后一课.....    | (111)  |
| 第七章 | “事事不成事事成” .....   | (132)  |
| 第八章 | 西山红叶.....         | (156)  |
| 第九章 | 翠花胡同.....         | (175)  |
| 第十章 |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 (191)  |

这是一九〇九年，中国末代皇帝——三岁的溥仪被抱上龙椅的一年。

如果有谁能站在川湘大地的云端下望而又独具慧眼的话，也许会在凋蔽的城乡和奔忙的众生之间注意到一些人的踪迹。

一个四川籍的青年正在通往云南省的高山鸟道上登攀。他身壮脸黑，象个作田的里手。他出生的时候，家庭已由自耕农破落成了佃户，那炯炯的眼神，却说明他不是个混沌未开的种田汉。他从小听过石达开的部卒——一位老织匠讲述太平军，听过忧国忧民的私塾老先生讲述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他从小见过“吃大户”的暴动与血流成河的镇压；他二十岁中过秀才，又到省城上过官费的高等师范学校，听过戴假辫子的教师密谈自由平等与同盟会；他与四位同学回家乡县城办过新学校，并为此在法庭上、大街上用舌头拳头同封建势力见过高低。可是他到底发现在四川这样跋扈闭塞的地方靠教育来救国完全是“秀才造反”。革满清政府的命要有枪杆子。这年，他二十三岁，正奔波在去云南讲武堂从军的路上。到那里，他将结识生平第一个良师益友——蔡锷。中国历史上最卓越的军人将要“出世”了。他，就是朱德，

同一年，另一个川籍青年，只有十七岁，与两个伙伴一起挤在长江轮船闷臭不堪的统舱里。舱房虽然暗黑，他却手不释卷，那诚笃专注的表情使他显得少年老成。他从小熟读《论语》、《孟子》，“连注解也能背诵”，十一岁便去应试考秀才。初榜考上了，但因被人查出他的祖父做过吹鼓手，他是“优人之后”，二试竟被逐出考场。他父亲因肺病去世。他十四岁便象成人一样种田、砍柴、担煤、织席，挣钱养家，听说上海遍地黄金，便约了两个同学，三人自称“刘穷、谢贱、周贫”，东下海滨。全没想到奔波数月还是贫、贱、穷，只得回返川江。这一位温文敦厚的“刘穷”，日后却是世界公认的军事家。一九一二年他投考重庆军政府陆军将弁学堂时才改名叫刘伯承。

鸟瞰大地的目光从刘伯承的家乡开县向东南移动经纬各二度，便是邻省湖南的桑植县。在这湘西山区的小县里，一个十三岁的少年开始踏上他和艰险命运长期搏斗的征途。他小小年纪就缠起头巾，跟着大爷和大哥们吆喝着驮盐的马帮。他个儿已经不小，腰杆挺得笔直。他，少年贺龙的蓑衣将淋洒上湘鄂川黔的雨雪，他的前途将充满英雄传奇。

这一年，在湖南湘潭县的乡下，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从草棚里钻出来，天还黑呢，他就得去为富农家放牛割草。他家破产得更惨。十岁时他带着弟弟要过饭。他砍柴、挑煤，后来又在煤矿当过童工。他经常衣不蔽体，饥寒交迫。他从小就听伯祖父讲太平军的故事，幼小的心灵中早已孕育着反抗的种子。他那虎虎的圆脸上常有严峻的表情。在美军蒙受历史上第一次失败耻辱的朝鲜战场上，他，彭德怀的表情也是这样的。

这一年，在川湘鄂三省交界的利川县，在这边远小县的一个

小小的建南司的公堂上，一个八岁的孩子站在屏风后面惊心动魄地看着皂隶们用长板子毒打犯人的屁股。他比前面几位要有“福气”，是“从九品”（比七品芝麻官还小二品五等）巡检老爷的外孙，是坐过轿子的。可是他到这最低级的衙门来还是寄人篱下。这个八岁的儿童，正是我们这部传记的主人公陈毅。不久，他将到成都去，开始走上寻求光明的路。

在这川湘大地上，“一时多少豪杰”！除了上述几个“将星”以外，创建和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军队的领袖人物毛泽东、邓小平、罗荣桓、聂荣臻，都正在这片土地上成长着、探索着。他们的道路是并行的，又是各不相同的。他们的足迹标志着中华民族苦难的历程、奋斗的历程。中国现代历史将和他们的脚步一道前进。

## 第一章

### 小“陈贡爷”剪了辫子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是中华民族又一个蒙受奇耻大辱的年头。上一年（庚子）七月，英、法、俄、美、意、日、德、奥“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驾幸”西安，随即下诏求和，乃于辛丑这年的七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这样，从鸦片战争后的第一个卖国条约《南京条约》开始，六十年间，已签订近二十个任人宰割的条约。《辛丑条约》带来的枷锁更为沉重，其中单是赔款一项，数额空前，竟以中国当时人口数字为准——白银四万万五千万两。<sup>①</sup>

正是《辛丑条约》签订的此年此月的十三日（公元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六日），陈毅出生在四川省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这也就是说，他一下地，便分摊到赔款白银一两的债务。

陈毅祖上原籍湖南，是清朝初年“湖广填川”时移家来川的。清初，先有张献忠入川和清将豪格征川，后有吴三桂等的

<sup>①</sup> 这就是所谓“庚子赔款”。

“三藩之乱”。两场大乱的结果，使四川几乎到了人种绝灭的地步。乐至全县只剩下黎、李、董、谢等八族的二十七户！

“填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的。陈家来川的第一代祖爷名陈尧钦。由于陈尧钦来得较晚，好地方多已被先来者“插占”，乐至是个“环乐之境皆山”，“岁视雨而丰歉”的穷乡，要的人不多，他便在此处安下家来垦殖。好在当时“认垦给照，未有契税”——谁开垦就发给谁土地执照，若干年内免于向政府交纳赋税，陈家的生活日渐富足。

从陈尧钦开始，陈家是按“尧、舜、禹、汤、文、武、荣、昌、世、德、延、远、福、寿、绵、长”的谱系排辈的。陈尧钦还立下了“耕读传家”的规矩。社会相对安定，耕读又很勤谨，陈家便出起秀才来。到了汤字辈，出了个陈汤佶（廷瑞），读书应试，中了“拔贡”，做起了“陈贡爷”。<sup>①</sup>从此，陈家从农民而为地主，成了乐至县显赫一时的大户。高祖父陈文峰有四个儿子。曾祖父陈武铭，排行第二，有土地一百六十亩。陈毅的祖父荣字辈，兄弟两个。祖父陈荣盛、么祖父陈荣斌各分到土地八十亩。

陈毅的祖父是当地的袍哥大爷，为人开明慷慨，仗义疏财，却不善理财。儿子越生越多——陈毅的父辈兄弟五人：昌仁、昌义、昌礼、昌智、昌信；捐税越加越重——庚子赔款摊给四川的每年就要二百二十万两，其他如甲午赔款每年六十万两，偿还四国借款每年九十四万两……每年的正赋加上各种捐

---

① 清制，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中改为十二年一次，每府学二名，州、县学各一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秀才）中考选，保送进京，作为拔贡。经过朝考合格，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这也算正途出生资格。据陈修和1983年6月谈，他们高祖父的父亲陈廷瑞是贡生，人称陈贡爷，是上了乐至县志的。

款附加，压得四川老百姓喘不过气来，陈毅的祖父陈荣盛破落得更快。“屋漏偏逢连夜雨”，合伙做皮货生意的商人折了本，客死嘉峪关。陈荣盛讲究信义，还花钱派当时年仅十四岁的陈毅的大伯陈昌仁去嘉峪关为那商人料理后事。凡此种种，使祖父的土地卖掉了一半。当陈毅的哥哥们出世时，家里只有土地四十亩了。

这四十亩田，自种三十二亩，离家远的八亩田出租。除种了田之外，还种桑树、桔树、梨树，种生姜，还开作坊做粉丝，做豆腐，酿酒。

陈毅的大伯陈昌仁读过书，祖父老了主要由他管家；二伯也读过书，也种田；陈毅的父亲是读书人，后来一直教书，当小职员，他们三人都不是主要劳动力。种田主要靠四叔和么叔两个整劳力。另外，雇长工一人，农忙时除了全家男女老少无一例外参加劳动之外，还请几个短工。

这样，陈毅出生的时候，他家的经济地位已从地主破落到上中农的水平了。

陈毅出生的前一年，四川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这年岁末，陈家除留下祖父母、陈毅怀孕的母亲、四岁的堂哥（陈修和）、两岁的亲哥（陈孟熙）之外，整个家族有二十多人都到贵州遵义去逃荒。

陈毅出生的时候，逃荒的家人回来不久。添丁总归是喜事，婴儿长得又秀气，按“世”字辈起名世俊。早年盼水，他生在初秋，小名叫秋江，“爱称”就叫江江。<sup>①</sup>

“耕读传家”的陈家一向重视对子弟的教育。曾祖父时，

---

① 陈毅名世俊，字仲弘。堂兄三人，陈世爵（修和）、陈世杰为大伯所生，陈世亨为二伯所生。陈毅亲兄弟三人，兄陈世禄，字孟熙；弟陈世勋，字季让（比陈毅小四岁）。此外，还有两个亲妹：陈世芳，陈重坤。

家里请了塾师任教。祖父是童生，么祖父是武秀才。他们都到过省城成都等地，比较有见识。祖父酷爱绘画和雕刻，擅长“指画”，善雕竹、木。大旱这一年，河干见底，挖到许多古代留下的乌木，木质坚硬细致，祖父就用这些贵重木料雕制了许多堪称艺术品的家具和摆设。可是他自己没有能中举、拔贡，而且“契税日增，至光绪极矣”，五个儿子都受深湛的教育是办不到了，全家就把“再出一个陈贡爷”的希望寄托在陈毅的父亲身上。然而陈毅的父亲没能实现这个梦想。他只能在老家附近办一个小小的私塾，收几个学生，得几份微薄的束脩。这样，陈家中兴发达的希望又寄托到了陈毅他们身上。陈毅五岁时，就由他的父亲亲自启蒙课读，希望他早读书早成材。

幼小的陈毅，当然全没有体会长辈们的殷切期望。他只觉得生活是愉快的。天时一好，勤俭的陈家又稍稍宽裕了。在据说是明代建造的有两进几十间房的大宅院里，大人们忙进忙出，母亲和婢娘尤其忙碌：挑水、喂猪、拾柴、碾米、洗菜、做饭……陈毅跟来跟去，有时还端个小板凳递个吹火筒来帮忙。院子里可以捉迷藏，院坝外的老弯柏树上可以荡秋千，院坝后名叫“倒挂金钩”的小土冈上可以比赛冲上滚下。么祖父只生一个儿子，家境宽裕，这位武秀才还养着马。陈毅让哥哥们扶保着骑上马在药师院附近溜溜湾子，有时候还去看么祖父耍弄兵器，甚至自己也上去摸摸抓抓。长辈们下棋，他也在一边学着叫嚷吃车吃马。陈家的孩子有“未上学先识字，未走路先游水”的传统。他们最早识的字就是“兵”、“炮”、“将”，他们的游泳是抱到堰塘里练出来的。据陈修和回忆，陈毅小时候长得白白胖胖，在兄弟行中是最得吃长斋的老祖母和他母亲疼爱的一个。他玩得肚子饿了，可以随时跑到祖母那儿抓一把专门

为孙儿们准备着的炒胡豆之类的东西，“咯嘣咯嘣”地咬着吃。

陈家院子里读书、作画、奏乐的空气，也濡染着陈毅幼小的心灵。伯伯叔叔们作田回来，吃过饭，点灯读书的，对月吹箫的，摆开棋局“手谈”的，真有“晨耕夜读、禾熟书香”的高雅气氛。陈家当时在地主亲朋中曾得一雅谥，说是“名尊一县，穷盖一乡”。陈毅自然而然地受到吸引，对读书识字颇有兴趣，三岁时，就能背几句《三字经》了。他父亲亲自执教不过半年，他便会读会写一百多个汉字。父亲看他聪慧可教，恐自己课读总不忍严格，便立定主意送他出去由严师督导。陈毅一进六岁，父亲便说，要他和哥哥修和、孟熙一道到财主杨达三办的学馆去拜师读书。本来到父亲教书的草屋去，只要出了自家院墙，穿过一小片竹林，走几十步就到，等于在家里。现在可是要翻过屋后的山坎。听说那老古董很厉害，小学生子背书不出小手上常要挨他的戒尺。皮孩子们怕他，背后叫他什么“毛打铁”！

生活却继续向陈毅微笑。

杨达三虽然有钱，却是个土财主。对陈家小弟兄去附读，他是欢迎的。一来可以节省自家请塾师的开支，二来陈家有名望，重情谊，值得结交。

杨家的塾师毛崇芝是个老秀才，管教实是严格。他最厉害的一手是要求学生背诵如流，考核的方法是“背书程”——先生任意在课文中念一句话或一个词，学生就得接着背下去，三次接不下去便不免挨打。可怜六七八岁的孩子，谁也逃不过这老先生的戒尺。唯独陈毅，入塾几个月，却从未碰到过老师的板子。

这消息传进杨达三耳朵，他不由得大为惊异。有一天，

他从复兴场请来了一位算命先生，给自家的大小男女挨个儿算了一命之后，又特别给陈毅也报了生辰八字。

这一命却非同小可。瞎子先生推算结果，此命大贵，将来至少可以出落成一个贡生，那就是说，陈毅的高祖陈汤佶做过的“陈贡爷”，要由陈毅来克绍箕裘了。当时虽然已经废了科举，但杨达三并不因此而怀疑“贡爷”的贵命，立刻对陈毅另眼相看起来。他不但从此半真半假地改叫陈毅为“小陈贡爷”或“贡老者”，而且每逢四、七、十从复兴场赶场回来，总要带点糖食、点心，“贡老者，来拿去！”从窗户眼里递给陈毅。

“陈贡爷”陈汤佶在祖爷中是最威风的一个。陈毅听长辈们讲过不少《三国志》的故事，也听长辈们讲过不少“陈贡爷”的故事。在六岁的陈毅的想象中，“陈贡爷”简直和“关老爷”差不多。现在“陈贡爷”的名字忽然落在自己的头上，家里的长辈们听说以后不但没有责骂，还笑嘻嘻地说些开心话，这使陈毅感到高兴。他有些懂得：祖父、父亲真希望他能成一个“陈贡爷”，他也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自己将来会成一个有本事的人。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又有一个喜讯传来。陈毅的大伯陈昌仁从武汉回到乐至老家，他帮着操办的事成功了，黄家老太爷上任做官了。黄福钦老太爷就是陈毅的外祖父，他自己的儿子没有学问，特意叫女婿——陈毅的父亲到他任上去帮办文书，并且嘱咐在孟熙和陈毅两个外孙中，任选一个带去随任读书。这都是上升发达的机会啊！于是，大家立即决定让陈昌礼带陈毅去。

七岁的陈毅随着父亲乘轮船到万县上了岸，而后又坐着轿

子上路，最后被人迎进了巡检衙门。周围那些分不清是什么身分的人一口一个“孙少爷”地叫着他。在陈毅的人生道路上，此时此景是最最接近于“陈贡爷”的了。

## 二

陈毅怎么也想不到，他这第一次离家远行，竟是他儿童时期田园生活的结束。淳朴自然、天真亲切的乡情将一去不返。封建主义的黑暗、冷酷、愚昧、野蛮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他的眼前。

他渐渐地看到、听到或感到许多丑恶的、揪心的事。

他外祖父的官是花了二百两银子“捐”来的。出钱买官做，这与陈家历来教诲的寒窗苦读、金榜题名是多么不一样啊！

后来陈毅才渐渐知道，这个官还是最小的、最讨人嫌的官。

黄福钦做的是“湖北省利川县建南司巡检”。建南司是个巡检司。清制：“巡检司巡检，从九品，掌捕盗贼、诘奸宄，凡州县关津险要则置。”

按九品官制，每一品都有“正”、“从”，从九品是第十八等、末等的官，见了正九品的小官也得跪下磕头。而且是捐来的，并非正途出身，更被人瞧不起。所以，陈昌仁虽然助他得此“实缺”，也说他是“花二百两银子买了个磕头官”。

建南司在湖北省的最西端，与四川省接壤，山高皇帝远，封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多少年来就是个“盗贼窝子”。不几年前，四川余栋臣等反对清廷与日本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发动了起义，整个利川县到处起来响应，爆发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变乱”。陈毅外祖父的差事，正是对付

这些“盗贼”的。

后来陈毅又渐渐知道：他外祖父的人品和他父亲大不一样，外祖父竟认为他父亲是“扶不起的阿斗”。

黄家和陈家是两代姻亲。陈毅的外婆是陈毅祖父的妹妹，陈毅的妈妈是陈毅爸爸的姨表妹。过去，这两家门当户对；现在虽然亲上加亲，陈家却每况愈下。黄福钦寄以厚望的女婿陈昌礼枉读许多诗书，却连秀才也未考上。而今世道大变，“乱民”蜂起，朝廷腐败，治家的若不振作起来赢得权势钱财，一旦天下大乱，是会连身家都难保的。

因此，接女婿和外孙到任上，黄福钦有意要他们学习为官之道。女婿由他自己亲身训导引领，对外孙他也没有忽略，专派一个名叫周恒的衙役来伺候陈毅，教导他官场的整套礼节，各种诀窍。

然而陈毅的父亲却在第二年就离开利川回乐至去了。陈昌礼离去后，黄福钦经常在陈毅面前说他父亲“穷而脾气又大”，“没有出息”。在黄福钦看来，女婿是朽木不可雕，聪明而单纯的外孙也许是可教的。殊不知陈毅和他的父亲有着共同之处，最看不惯势利贪酷，尔虞我诈。他多么怀念乐至乡间那自由自在、天真烂漫的生活，多么不习惯利川衙门这虚伪矫饰、森严死板的规矩！他对于周恒禀承外祖父的旨意，带他去当地有钱有势的人家认干亲、拜老庚、奉承拉拢那一套，感到莫名其妙，十分厌烦。

最使陈毅受不了的是那样残酷地拷打犯人。有一天他问他父亲：“外公为啥子要打人？”

这问题简单而复杂，父亲只能拣简单的回答：犯人不打不招。

陈毅不满足，又问周恒。周恒回答的更简单：你外公是做官的。

这些与其说是回答，毋宁说是对陈毅提出了问题：做这样的官好吗？

有一天，周恒悄悄对陈毅说：今天老爷要审一个案子，犯人不招，非动刑不可，这犯人硬得很，只怕打死也不招。打死就不好了，死了没有口供，案子查不清了。可是不招一句就停了板子，老爷面子上不好看，以后别的犯人还会学样。所以要到你时候出去求个情。接着又教了他一番当堂的做法。该陈毅出场了，周恒领他到了屏风后面，果见一个犯人已被打得血肉模糊，气息奄奄。他外公却还在发怒。周恒将他一拍，他急急奔出去，双膝跪下，大声高叫：“求老爷看在孙儿的面上免打！”

退堂以后，黄福钦拈须夸奖说：“你能做点事了。”

当时的陈毅是不懂得这内中的奥妙的。父亲和周恒在简单的解答无法使陈毅满足的时候，都说出了同样一句话：你长大后自然会懂的。五十年后，陈毅分析说：“这里看出外祖父维持统治的手段，动刑是讹诈，免打是缓冲，两手中缺一手都不能混。”

父亲回乐至以后，陈毅和周恒的关系更密切了。周恒也摸熟了这“孙少爷”的脾气，后来他给陈毅透露，他外祖父抓打的“犯人”中，有许多竟是同太平军差不多的造反的好汉。那时的陈毅，对祖父讲过的“洪杨革命”、大伯讲过的“回民之乱”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并不清楚的，可是从长辈们的表情和口气中，他感到这些造反的人也是好人，有的还很有本事。出于同情，陈毅后来竟自发地去为被毒打的犯人跪求免打，但